

## 清代唐宋詩之爭的另一種類型： 西崑、江西之爭與紀昀的思維

廖宏昌\*

〔摘 要〕

唐宋詩之爭，肇始於北宋末葉，其初雖僅斤斤於分體劃派，為之左袒右護，其後則因源流異同，或本色典範，而區分軒輊，優劣高下，其間經歷明代，前、後七子尊唐擬古，蔚為詩壇主流，公安、竟陵繼起，高唱「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極其變，各窮其趣」，唐詩終不復獨尊詩壇。延至清代，尊唐不僅不再獨居主流，甚或與崇宋者各擅其美，明前、七子與公安、竟陵派之詩學主張，且又成為清人尊唐、崇宋典範的另一取譬對象，並引起更大規模的迴響，開啟了各種式樣的唐、宋詩之爭。其中西崑與江西之爭，自是唐、宋詩之爭的一種類型，本文除論述清代西崑、江西之爭外，並考察紀昀對此爭論之另一種思維。

關鍵詞：西崑、江西、二馮、黃庭堅、紀昀、唐宋詩之爭

---

\*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唐宋詩之爭，肇始於北宋末葉，<sup>1</sup>其初雖僅斤斤於分體劃派，為之左袒右護，其後則因源流異同，或本色典範，而區分軒輊，優劣高下，其間經歷明代，前、後七子尊唐擬古，蔚為詩壇主流，公安、竟陵繼起，高唱「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極其變，各窮其趣」，<sup>2</sup>唐詩終不復獨尊詩壇。延至清代，尊唐不僅不再獨居主流，甚或與崇宋者各擅其美，明前、後七子與公安、竟陵派之詩學主張，且又成為清人尊唐、崇宋典範的另一取譬對象，並引起更大規模的迴響，開啟了各種式樣的唐、宋詩之爭。其中西崑與江西之爭，自是唐、宋詩之爭的一種類型。

## 一、宋初詩壇西崑、江西詩派的興起

據方回〈送羅壽可詩序〉之說法，宋初詩壇有白體、晚唐體、西崑體<sup>3</sup>之流行。白體主要繼承白居易唱和詩之淺易近俚詩風，晚唐體主要繼承賈島、姚合之清苦瘦峭特點，西崑體則重在繼承李商隱詩歌的整體風貌。大致而言，白體、晚唐體皆延續晚唐、五代詩風，尚未能自覺地跨出卑弱淺俗詩風的樊籬；而西崑體起於北宋真宗景德（1004—1007）間，時楊億、劉筠、錢惟演諸人，館閣唱和，鑽仰義山，以其才力富贍、意象空麗的風格，一掃晚唐五代餘風，「乃晚唐五代以來詩風之一大變」，「為宋代詩學第一度自覺之創造與革新也」，<sup>4</sup>其初立頗有宋文學嶄新之氣象，無疑有不可否定的意義存在。

其時，西崑體也曾受歐陽修、黃庭堅之稱許，<sup>5</sup>王安石亦不以楊、劉推尊李

<sup>1</sup> 參閱張高評：〈清初宗唐詩話與唐宋詩之爭：以「宋詩得失論」為考察重點〉，《中國文學與文化研究學刊》（台北：台灣學生書局，2002年6月），第1期，頁83-158。

<sup>2</sup> 袁宏道：〈敘小修詩〉，《袁宏道集箋校》（袁宏道著，錢伯城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卷4。

<sup>3</sup> 方回〈送羅壽可詩序〉曰：「白體如李文正、徐常侍昆仲、王元之、王漢謀；崑體則有楊、劉，《西崑集》傳世，二宋、張乖崖、錢僖公、丁崖州皆是；晚唐體則九僧最逼真，寇萊公、魯三交、林和靖、魏仲先父子、潘逍遙、趙清獻之父，凡數十家。」見《桐城續集》（《四庫書珍本》初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7年），卷32。

<sup>4</sup> 語見龔鵬程：《江西詩社宗派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3年10月），頁150。

<sup>5</sup> 歐陽脩嘗云：「楊大年與錢、劉數公唱和，自《西崑集》出，時人爭效之，詩體一變。而先生老輩患其多用故事，至於語澀難曉，殊不知自是學者之弊。」其為《西崑集》辯解如此。見《六一詩話》（何文煥編《歷代詩話》本，台北：木鐸出版社，1982年2月），頁270。袁枚曰：「以黃山谷之奧峭，宜薄西崑矣，而詩云：元之如砥柱，大年若霜鵠；王楊立本朝，與世作郭郭。今人……未得李杜皮毛，而已輕溫李，何蜉蝣之多也？」其將楊億與北宋詩文革新運動先驅王

商隱為非，<sup>6</sup>雖能叱吒一時，然終難抵時代思潮之文化走向，漸趨式微，代之而起的即是宋代詩學的主流——江西詩派。

江西詩派始於北宋之黃庭堅、陳師道，大張於呂本中，蔓延於南渡而後百五十年間，而論定於方回《瀛奎律髓》成書之日，<sup>7</sup>流衍之久，影響之大，竟非詩壇多見。方回評詩，獨拈「格」以為標準，嘗云：

詩以格高為第一。<sup>8</sup>

又云：

詩莫貴於格高。<sup>9</sup>

又云：

詩先看格高，而意又到、語又工為上，意到語工而格不高次之，無格無意又無語，下矣。<sup>10</sup>

---

禹偁並列。見《隨園詩話》（台北：長安出版社，1978年6月），卷1，頁4。葉夢得亦稱：「楊大年、劉子儀皆喜唐彥謙詩，以其用事精巧，對偶親切。黃魯直詩體雖不類，然亦不以楊、劉為過。」見《石林詩話》（何文煥編《歷代詩話》本，台北：木鐸出版社，1982年2月），卷中，頁416。指出黃庭堅不以楊、劉為過。此外，朱弁尚提及黃庭堅學習西崑句律事，曰：「西崑體，句律太嚴，無自然態度，黃魯直深悟此理，乃獨用崑體功夫，而造老杜渾成之地，今之詩人少有及者。此禪家所謂更高一着也。」見《風月堂詩話》（《古今詩話續編》本，台北：廣文書局，1973年9月），卷下，頁45。

<sup>6</sup> 惠洪《冷齋夜話》云：「詩到李義山，謂之文章一厄，以其用事僻澀，時稱西崑體。然荆公晚年亦或喜之，而字字有根蒂。」見《冷齋夜話》（《叢書集成新編》本，第78冊，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1月。），卷4。又蔡居厚《蔡寬夫詩話》云：「王荆公晚年亦喜稱義山詩，以為唐人知學老杜，而得其藩籬，惟義山一人而已。」見胡仔纂集《苕溪漁隱叢話》（台北：長安出版社，1978年12月），前集，卷22，頁146。

<sup>7</sup> 《瀛奎律髓》成書於元至元20年（1283）。參閱張小明、王笑梅：〈從《瀛奎律髓》看方回對宋詩的基本評價〉，《黃山學院學報》第7卷第1期，頁74-80。方回選評、李慶甲集評校點：《瀛奎律髓彙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4月），〈前言〉，頁1-10。

<sup>8</sup> 方回：〈唐長孺藝圃小集序〉，《桐江續集》，卷32。

<sup>9</sup> 語見方回選評、李慶甲集評校點：《瀛奎律髓彙評》，卷20，張澤民〈梅花二十首〉評，頁850。

<sup>10</sup> 語見方回選評、李慶甲集評校點：《瀛奎律髓彙評》，卷21，曾茶山〈上元日大雪〉評，頁894。

所謂「格高」，既指詩人高尚真率的人格，又指詩歌蒼勁瘦硬的風格，<sup>11</sup>其論杜詩「一節高一節，愈老愈剝落」，<sup>12</sup>即如是也。然而一味強調格高，專注於拗字、變體之實踐途徑，流弊及此，方回亦不諱言：

江西之弊，又惑有太粗疎而失邯鄲之步，亦足以發文章與時高下之歎也。

13

又曰：

江西苦於粗而冗。<sup>14</sup>

其流弊要在「粗疎」、「粗而冗」，而為了濟其流弊，方回於評點中提出了「細潤」、「圓熟」、「豐腴」等手法，對江西詩派的美學準則進行修正與補充。<sup>15</sup>方回還對江西詩派的源流進行梳理，提出「一祖三宗」說，企圖糾正黃庭堅學杜僅重在杜詩章法技巧外，還將陳與義重視詩歌現實生活的內容納入理論之中，破除其詩派末流盡棄老杜，唯山谷、後山是習的弊病，有破有立，提高了江西詩派理論的完整性。<sup>16</sup>

## 二、清代西崑、江西門戶之爭的伊始

迨乎清初詩壇，百家爭鳴，或宗唐或宗宋，有取西崑體者，也有法江西詩派者，各有其典範學習之意義，其中最具開創性之人物，即是錢謙益。錢嘗反思明代詩學的發展過程，認為：

<sup>11</sup> 參閱張小明、王笑梅：〈從《瀛奎律髓》看方回對宋詩的基本評價〉，頁 76。

<sup>12</sup> 語見方回選評、李慶甲集評校點：《瀛奎律髓彙評》，卷 10，杜甫〈春遠〉評，頁 325。

<sup>13</sup> 語見方回選評、李慶甲集評校點：《瀛奎律髓彙評》，卷 10，杜甫〈立春〉評，頁 357。

<sup>14</sup> 語見方回選評、李慶甲集評校點：《瀛奎律髓彙評》，卷 10，趙章泉〈出郭〉評，頁 386。

<sup>15</sup> 語見方回選評、李慶甲集評校點：《瀛奎律髓彙評》，〈前言〉，頁 1。

<sup>16</sup> 參閱張小明、王笑梅：〈從《瀛奎律髓》看方回對宋詩的基本評價〉，頁 76。

天地之運會，人世之景物，新新不停，生生相續，而必曰漢後無文、唐後無詩，此數百年之宇宙日月盡皆缺陷晦蒙，直待獻吉（李夢陽）而洪荒再闢乎？<sup>17</sup>

又云：

嗟夫！天地之降才，與吾人之靈心妙智，生生不窮，新新相續，有《三百篇》，而必有楚騷；有漢、魏建安，則必有六朝；有景隆、開元，則必有中、晚及宋、元。而世皆遵守嚴羽卿、劉辰翁、高廷禮之誓說，限隔時代，支離格律，如癡蠅穴紙，不見世界，斯則良可憐愍者。<sup>18</sup>

明復古詩派強調「詩必盛唐」、「文必秦、漢」，錢謙益則立基於「靈心」、「世運」、「學問」，以為詩文創作，生生相續，不獨尊盛唐，也不限隔時代，避稱宋、元，其論實為清代開拓了一條代有其詩的寬闊視界。

就詩史觀而言，錢謙益代有其詩的寬闊視界，是極具價值的，但在寬闊視界的背後，自然也意味著詩論家主體皆可存有其主觀的典範，在典範崇拜面前，它可以擁有絕對審美的自由體驗，以建立其一家之詩學體系。錢謙益亦復如此，故其論「每稱宋、元，矯王、李之失」，<sup>19</sup>但對黃庭堅則強力加以詆斥，嘗云：

自宋以來，學杜詩者，莫不善於黃魯直，……魯直之學杜也，不知杜之真脈絡，所謂前輩飛騰，餘波綺麗者，而擬議其橫空排奐，奇句硬語，以為得杜衣鉢，此所謂旁門小徑也。<sup>20</sup>

其以「飛騰」「綺麗」為「杜之真脈絡」，是肯定杜甫轉益多師，能廣泛地學習漢魏六朝詩歌之長處，以致氣勢渾厚，辭采茂美，迥非江西詩派學杜而至「排奐」

<sup>17</sup> 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台北：世界書局，1985年2月），丙集〈李副使夢陽〉，頁310-312。

<sup>18</sup> 錢謙益：〈題徐季白詩卷後〉，《牧齋有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9月），卷47，頁1563。

<sup>19</sup> 馮班：《鈍吟雜錄》（台北：廣文書局，1969年9月），卷7，頁221-222。

<sup>20</sup> 錢謙益：〈讀杜小箋序〉，《讀杜小箋》（台北：廣文書局，1976年3月），卷上，頁1。

「硬奇」之精神風貌。<sup>21</sup>又如錢謙益詆訶嚴羽詩說至厲，唯在嚴羽痛責江西詩病處，則略表欣喜，曰：

宋之學者祖述少陵，立魯直為宗子，遂有江西宗派之說，嚴羽卿辭而闢之，而以盛唐為宗，信羽卿之有功於詩也。<sup>22</sup>

嚴羽詩學重「興趣」、「情性」，以盛唐為法，故對宋人言詩，幾盡批評之能，如云：「說江西詩病，真取心肝劊子手。」<sup>23</sup>即可略知一二。明代李東陽承嚴羽之論，批評宋詩更有過之而無不及，其云：「唐人不言詩法，詩法多出宋，而宋人於詩無所得。所謂法者，不過一字一句，對偶雕琢之工，而天真興致，則未可與道。其高者失之捕風捉影，而卑者坐于黏皮帶骨，至于江西詩派極矣。惟嚴滄浪所論超離塵俗，真若有所自得，反覆譬說，未嘗有失。」<sup>24</sup>於詩既無所得，而《滄浪詩話》以外的宋人詩話，所論亦無非字句功夫或修辭技巧，其於「天真興致」之詩人形象思維與詩作的藝術形象，了然無得，此中尤以江西詩派為甚。李東陽此一詮釋，必然符合嚴羽旨意，錢謙益亦當深表贊同，而錢謙益批評江西亦可謂極矣。

馮舒、馮班兄弟，嘗游於錢門，詩論頗有相通之處，而在行動上則更為具體，如撰《嚴氏糾謬》，摘嚴羽《滄浪詩話》之失誤加以批駁，企圖盡抹明代復古詩派「詩必盛唐」的理論根源。但時人也有受錢謙益之影響，盡棄唐詩而專尚宋、元者，不僅扭曲錢之初衷，其弊更似同復古詩學。<sup>25</sup>面對宋、元此一洪流，尤其對江西詩派，二馮更不屑一顧，《柳南隨筆》即嘗載：

方虛谷《律髓》一書，頗推江西一派，馮已蒼極駁之，于黃、陳之作，塗

<sup>21</sup> 參閱鄔國平：〈以杜詩學為詩學——錢謙益的杜詩批評〉，《學術月刊》，2002年第5期，頁79-85。

<sup>22</sup> 錢謙益：〈徐元嘆詩序〉，《牧齋初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9月），卷32，頁340。

<sup>23</sup> 嚴羽撰、郭紹虞校釋：〈答出繼叔臨安吳景仙書〉，《滄浪詩話校釋》（台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9年12月），〈附錄〉，頁234。

<sup>24</sup> 李東陽：《麓堂詩話》（《歷代詩話續編》本，台北：木鐸出版社，1983年9月），頁1371。

<sup>25</sup> 參閱許霆：〈馮舒、馮班詩學批評論〉，《常熟高專學報》，2004年1月第1期，頁102-108。

抹幾盡，其說謂：江西之體，大略如農夫之指掌，驢夫之腳跟，本臭硬可憎也，而曰強健；老僧嫠女之床席，奇臭惱人，而曰孤高；守節老嫗之絮新婦，塾師之訓弟子，語言面目，無不可厭，而曰我正經也。山谷再起，我必遠避，否則別尋生活，永不作有韻語耳。<sup>26</sup>

馮舒對江西詩派詆毀若是，雖或不無偏激，然亦其力糾清初宗宋傾向過枉之弊也。而為了反制方回《瀛奎律髓》在詩壇上助長江西詩派之聲威，二馮並非一如眾人棄而不顧，或僅在言語上嗤之以鼻，乃逕取《瀛奎律髓》加以評點，時見針鋒相對，力求全面否定方回的立論。如僧處默〈勝果寺〉，方回評曰：

寺在錢塘，故有「吳地」、「越山」之聯。或以田莊牙人譏之，似不害寫物之妙。后山縮為一句「吳越到江分」，高矣。譬之「共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山谷縮為一句，曰「話勝十年書」是也。因書諸此，以見詩法之無窮。

馮舒則駁曰：

詩意在「一夕」及「讀」字。若僅存一「話」字，安知不話「十年」？山谷再生，我決不服。「十年書」，意不足為工也。二句力在「一夕」與「讀」字。然山谷亦直是古語耳，若方公之論，則是偷句拙賊耳。<sup>27</sup>

又如杜工部〈登岳陽樓〉，方回評曰：

岳陽樓天下壯觀，孟、杜二詩盡之矣。中兩聯，前言景，後言情，乃詩之一體也。凡圈處是句中眼。（按：方回在「坼」、「浮」字加圈）

馮班直斥曰：

<sup>26</sup> 王應奎：《柳南隨筆·續筆》（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12月），卷3，頁58。

<sup>27</sup> 語見方回選評、李慶甲集評校點：《瀛奎律髓彙評》，僧處默〈勝果寺〉評，頁12。

小兒家見解。……但專學杜詩，不欲推原見本，上下前後有所不究，粗硬之病未免，曲折之致全無，生吞活剝，見誚來者。雖有相肖，亦無異叔敖之衣冠，中郎之虎賁矣。至於方公之議論，全是執己見以強縛古人。以古人無礙之才，圓通因變之學，曲合於拘方板腐之輩，吾見其愈議論而愈多其戾耳。嗚呼！嗚呼！<sup>28</sup>

其直搗敵營，露骨見血之議論，亦堪稱評點詩學上之趣談。

而為了徹底瓦解江西詩派之影響，二馮尚有破有立，逕取《玉臺新詠》和《才調集》予以評點，提倡「以溫、李為範式」，崇尚西崑體，企圖取方回《瀛奎律髓》而代之，成為學詩者之範本指南，即如《二馮評點才調集》，於李商隱詩總評曰：

溫、李、楊、劉用事皆有古法，比物連類，妥貼深穩；山谷疎硬，如食生物未化，如吳人作漢語，讀書不熟之病也。崑體諸人，甚有壯偉可敬處，沈、宋不過也。<sup>29</sup>

馮武稱二人「俱右西崑而闢江西」，<sup>30</sup>觀其稱揚溫、李、楊、劉之用事，及「崑體諸人，甚有壯偉可敬處」，同時嚴斥黃庭堅之讀書不熟、食古不化，信然馮武之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亦云：

韋穀之選是集，其途頗寬，原不專主晚唐。故上自李白、王維，以至元、白長慶之體，無不具錄。二馮乃以國初風氣矯太倉、歷城之習，競尚宋詩，遂借以排斥江西，尊崇崑體，黃、陳、溫、李，斷斷為門戶之爭。<sup>31</sup>

除明言二馮「借以排江西，尊崇崑體」之意圖外，更指稱西崑與江西衍為門戶之

<sup>28</sup> 語見方回選評、李慶甲集評校點：《瀛奎律髓彙評》，杜甫〈登岳陽樓〉評，頁6。

<sup>29</sup> 韋穀集、二馮評：《才調集》（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0年2月），卷6，頁138。

<sup>30</sup> 馮武：〈二馮評閱才調集凡例〉，《才調集》，頁3。

<sup>31</sup> 紀昀總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3月），卷191集部44總集類存目1，〈二馮評閱才調集十卷〉，頁5220。



爭，自伊而始。

至如清初宋詩之提倡，卓有所成並具影響者，當推吳之振。清初邵長蘅以為：「詩之不得不趨于宗，勢也。」<sup>32</sup>其所謂「勢」，除了文壇鉅子如錢謙益等之鼓吹外，吳之振編選《宋詩鈔》作為推動宋詩之範本，實存有極大之效用。蓋其書之編成，一如宋犖所言：

明自嘉隆以後，稱詩皆諱言宋，至舉以相訾謗，故宋人詩集，度閣不行，近二十年來，乃專尚宋詩，至吾友吳孟舉《宋詩鈔》出，幾於家有其書矣。

33

吳之振得風氣之先，勒成清初首部宋詩總集，至「家有其書」，其影響力自不待言。然而，其個人之詩觀，自是擴大其影響力不可或缺之因素。

吳之振的詩觀，要在強調詩歌變化的發展規律，從而肯定宋詩的歷史價值，嘗云：

宋人之詩變化於唐，而出其所自得，皮毛落盡，精神獨存。……宋之去唐也近，而宋人之用力于唐也精以專。<sup>34</sup>

即以為宋詩雖專精巧變於唐詩，卻能在唐詩之後自創面目風貌。顯然在理論上並未否定唐詩的價值存在，但也極巧妙地強調了宋詩正是唐詩的繼承與發展，又云：

時代雖有唐、宋之異，自詩觀之，總一統緒相條貫，如四序之成歲，功雖寒暄殊致，要屬一元之遞嬗爾，而同者遂劃為鴻溝，判作限斷，或尊唐而黜宋，或宗宋而祧唐，此真方隅之見也。<sup>35</sup>

<sup>32</sup> 邵長蘅：〈研堂詩稿序〉，《青門簾稿》（《邵青門全集》，《百部叢書集成·常州先哲遺書》，台北：藝文印書館，1971年11月），卷7。

<sup>33</sup> 宋犖：《漫堂說詩》（《清詩話》本，台北：西南書局，1979年11月），頁372。

<sup>34</sup> 吳之振：〈宋詩鈔序〉，《宋詩鈔》（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2月），頁3。

<sup>35</sup> 吳之振：〈瀛奎律髓序〉，《瀛奎律髓刊誤》（方回編、紀昀評點：《唐宋詩三十首》本，北京：中國書店，1990年3月），卷首。

其從歷史發展的角度，批評限斷時代，讓宋詩在唐詩之成就上，綻放出另一種風格之美。

其次，是肯定追新求奇、別開生面的審美風尚。吳之振〈宋詩鈔序〉云：

今之黜宋者，皆未見宋詩者也。雖見之而不能辨其源流，則見與不見等。此病不在黜宋，而在尊唐，蓋所尊者，嘉、隆後之所謂唐，而非唐宋人之唐也。……曹學佺序宋詩，謂「取材廣而命意新，不勦襲前人一字」，然則詩之不腐，未有如宋者矣。今之尊唐者，目未及唐詩之全，守嘉、隆間固陋之本，皆宋人已陳之芻狗，踐其首脊，蘇而饜之久矣。顧復取而篋衍文繡之，陳陳相因，千喙一唱，乃所謂腐也。<sup>36</sup>

邵長蘅嘗謂：「宋人實學唐而能遯逸唐軌，大放厥詞。唐人尚蘊藉，宋人喜徑露。唐人情與景涵，才為法斂；宋人無不可狀之景，無不可暢之情，故負奇之士，不趨宋不足以洩其縱橫馳驟之氣，而逞其瞻博雄悍之才。」<sup>37</sup>吳之振引曹學佺之言，無非是要說明「宋人無不可狀之景，無不可暢之情」，其「取材廣而命意新」，正是勇於突破唐人，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之優異表現；再者，吳之振試圖將明嘉、隆擬古因襲，只求聲調之似的「假唐」，和唐宋人之「真唐」加以區隔，從而肯定「宋人實學唐而能遯逸唐軌，大放厥詞」，也即是「不勦襲前人一字」之追新求奇的審美風尚。

宋詩各派中，最具特色及影響力的是江西詩派，最為後人詬病的也是江西詩派，諸多論題皆極具爭議性，吳之振則毫無避忌，甚至高唱「便作江西社裡人」，<sup>38</sup>而對黃庭堅能自立面目，尤予以極高的評價，如云：

宋初詩承唐餘，至蘇、梅、歐陽變以大雅，然各極其天才筆力，非必鍛鍊

<sup>36</sup> 吳之振：〈宋詩鈔序〉，《宋詩鈔》，頁3。

<sup>37</sup> 邵長蘅：〈研堂詩稿序〉，《青門簾稿》，卷7。

<sup>38</sup> 吳之振：〈次韻答謝淳病中見簡二首〉之二：「枉向山靈強買身，鈎金寧換一輿薪。蕉花半墮心方卷，鶴鬣初籠性未馴。我縱狂言供鼓掌，君嚴酒戒懶沾唇。玉堂戲寫清癯句，便作江西社裡人。」見《黃葉邨莊詩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台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年10月），卷2，冊237，頁694。

勤苦而成也。庭堅出而會萃百家句律之長，究極歷代體製之變。自成一家，雖隻字半句不輕出，為宋詩家宗祖，江西詩派皆師承之。史稱自黔州以後，句法尤高，實天下之奇作。自宋興以來，一人而已，非規模唐調者，所能夢見也。<sup>39</sup>

黃庭堅被推為「宋詩家宗祖」，要在其能「會萃百家句律之長，究及歷代體製之變」，尤其是句法變化的追新求奇，更被許為「宋興以來，一人而已」。以至方回編選《瀛奎律髓》，吳之振觀其用心，稱曰：

其論世則考其時地，逆其志意，使作者之心，千載猶見；其評詩則標點眼目，辨別體製，使風雅之軌，後學可尋，斯固詩林之指南，而藝圃之侯鯖也。<sup>40</sup>

其書被譽為「詩林之指南」、「藝圃之侯鯖」，二人之心靈契合，自不待言，而對宋詩之推廣，俾後學有可尋之軌，自有其功焉。

### 三、紀昀對西崑、江西之爭的折中思維

清初唐音、宋調二說紛攘相爭，後學薰習亦漸流於門戶之見，清陸敬安（1801—1865）即云：

或取法於古，各立門仞，亦有兩體：其從《瀛奎律髓》數首者，多學山谷江西一派，或失之俚；從二馮所批《才調集》入手者，多學晚唐纖麗一派，或失之浮。<sup>41</sup>

<sup>39</sup> 吳之振：《宋詩鈔·山谷詩鈔》，〈黃庭堅小傳〉，頁889。

<sup>40</sup> 吳之振：〈瀛奎律髓序〉，《瀛奎律髓刊誤》，卷首。

<sup>41</sup> 陸敬安：〈朱笠亭說詩〉，《冷廬雜識》（《筆記小說大觀》第28編，台北：新興書局，1978年7月），冊8，頁4676。

二體皆就學古之側面窮究立說，與清初學術文化傾向極為密合，而清人欲矯明季詩壇空疏之意可知，但無論效西崑或學江西，皆因強調太過，且又失之東隅。

紀昀（1724—1805）是清乾、嘉時期的重要學者，博覽群書，學識淹貫，總纂《四庫全書》，撰覽〈提要〉，鈎深汲隱，進退百家，其於清初詩壇宗唐、崇宋之傾向，亦洞若觀火，對《瀛奎律髓》及《才調集》二書，也細為評點，撰成《瀛奎律髓刊誤》及《刪正二馮評閱才調集》，極具卓識。

針對方回編選之《瀛奎律髓》，《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云：

大旨排西崑而主江西，倡為一祖三宗之說。一祖者，杜甫；三宗者，黃庭堅、陳師道、陳與義也。其說以生硬為健筆，以粗硬為老境，以鍊字為句眼，頗不諧於中聲。<sup>42</sup>

極為清晰地說明方回論詩宗旨大略及其弊病，唯紀昀在〈瀛奎律髓刊誤序〉，進而指出：

顧虛谷左袒江西，二馮又左袒晚唐，冰炭相讎，負氣詬爭，遂并其精確之論，無不深文以詆之；矯枉過正，亦不免轉惑後人。因于暇日，細微點勘，別白是非，各於句下箋之，命曰《瀛奎律髓刊誤》。……而平心以論，無所愛憎于其間，方氏之僻，馮氏之激，或庶乎其免耳。<sup>43</sup>

此序集中批評方回選詩之大弊：一曰矯語古淡，一曰標題句眼，一曰好尚生新。其論詩之弊亦三：一曰黨援，一曰攀附，一曰矯激。並認為「凡此數論，皆足以疑誤後生，瞽亂詩學，不可不亟加刊正」，<sup>44</sup>此亦《刊誤》之所由作也。然而紀昀辨明方回「左袒江西」之僻，和二馮「左袒晚唐」之激的態度傾向，卻是值得探討分析的焦點。

西崑、江西之爭，紀昀如何面對？茲觀三方同評一詩語，如陳簡齋〈十月〉：

<sup>42</sup> 紀昀總纂：《四庫總目提要》，卷 188 集部 41 總集類 3，〈瀛奎律髓四十九卷〉，頁 5141。

<sup>43</sup> 紀昀：〈瀛奎律髓刊誤序〉，《瀛奎律髓刊誤》，卷首。

<sup>44</sup> 紀昀：〈瀛奎律髓刊誤序〉，《瀛奎律髓刊誤》，卷首。

方回評：簡齋詩獨是格高，可及子美。

馮舒評：只將幾個字拗了平仄，便道可及子美，冤哉！

馮班評：子美高處豈在此。

紀昀評：簡齋風骨高出宋人之上，此評是。<sup>45</sup>

此紀昀肯定方回之例。再如黃山谷〈和師厚接花〉：

方回評：山谷最善用事，以孔門變化雍、由譬接花，而繳以莊子揮斤語，此江西奇處。如〈歲寒知松柏用彝字韻〉，山谷曰：鄭公扶正觀，已不見封彝。東坡亦和，終不及山谷之工也。

馮班評：山谷最不善用事。

紀昀評：腐陋至極。二馮痛詆江西，此種實有以召之。虛谷以為善用事，僻謬甚矣。<sup>46</sup>

此紀昀肯定二馮而痛斥方回之例。再如宋元憲〈落花〉：

馮舒評：真高真妙。

馮班評：此何以未入義山之室？

紀昀評：二詩淒豔有餘，而風格近靡。馮氏持此種以壓江西，未知此種之俗不可醫也。<sup>47</sup>

此則紀昀批評二馮之例也。紀昀為了力糾「方氏之僻，馮氏之激」，故有《瀛奎律髓刊誤》之作，其於二方，褒貶參半，有破有立，頗有棄其所短取其所長之折中思維存焉。但從《刊誤》另一側面，可以看出其批評二馮實有屬於方回者，如云：「大抵二馮純尚西崑，一見宋詩，先含怒意。」<sup>48</sup>又指馮氏：「以《才調集》

<sup>45</sup> 方回選評、李慶甲集評校點：《瀛奎律髓彙評》，卷13，陳簡齋〈十月〉評，頁492。

<sup>46</sup> 方回選評、李慶甲集評校點：《瀛奎律髓彙評》，卷27，黃山谷〈和師厚接花〉評，頁1166。

<sup>47</sup> 方回選評、李慶甲集評校點：《瀛奎律髓彙評》，卷27，宋元憲〈落花〉評，頁1185。

<sup>48</sup> 方回選評、李慶甲集評校點：《瀛奎律髓彙評》，卷1，梅聖俞〈金山寺〉評，頁15。

法律一切，不知盛唐人別有法在。」<sup>49</sup>甚而認為馮氏論詩「特以門戶，故其偏僻更甚於虛谷」。<sup>50</sup>依此，紀昀作《刪正二馮評閱才調集》，即特別有其意義，尤其在評馮武〈二馮評閱才調集凡例〉中，在諸多雙方仲裁意見中，有迴護江西之嫌。如馮武以為二馮「雖徑路不同，其修辭立格，必謹飭雅馴」，紀昀批曰：

此四字從江西詩對面而生出，其實二馮所尚，祇纖穠一派。

馮武稱西崑詩人，「其為詩以細潤為主，取材騷雅，玉質金相，豐中秀外。」紀昀批曰：

李本旁分杜派，溫亦自有本源，但縟麗處多耳。楊、劉規摹形似，遂成剪綵之花。江西諸公矯其弊，而起優人撝撻之細，其未之聞耶？<sup>51</sup>

紀昀要在辨明楊、劉規摹形似，西崑詩人遂多纖穠縟麗之詩風；至如西崑撝撻溫、李太過，故宋代有伶人扮裝嘲諷之事流傳，<sup>52</sup>紀昀亦據以駁斥馮武譽為「玉質金相，豐中秀外」之西崑體。馮武稱「兩先生俱右西崑而闢江西，誠恐後來學者不能文而但求美，則易入魔道，卒至於牛鬼蛇神而莫可底止。」紀昀批曰：

江西之弊在粗俚，西崑之弊在纖俗，不善學之，同一魔道，不必論甘而忘辛。

馮武稱：「（後學）從此（《才調集》）入則為蹈矩循規，擇言擇行，縱有紈袴氣息，

<sup>49</sup> 方回選評、李慶甲集評校點：《瀛奎律髓彙評》，卷4，黃山谷〈送舅氏野夫萃之宣州二首〉之二，頁187。

<sup>50</sup> 方回選評、李慶甲集評校點：《瀛奎律髓彙評》，卷12，僧秘演〈山中〉評，頁439。

<sup>51</sup> 馮武撰、紀昀刪正：〈二馮評點才調集凡例〉，《刪正二馮評閱才調集》（《叢書集成三編》，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影鏡煙堂藏版，1997年3月），卷首，頁561-564。

<sup>52</sup> 劉攽：《中山詩話》載：「李商隱有〈錦瑟詩〉，人莫曉其意，或謂是令狐楚家青衣名也。祥符天禧中，楊大年、錢文僖、晏元獻、劉子儀以文章立朝，為詩皆宗尚李義山，號西崑體，後進多竊義山語句。賜宴，優人有為義山者，衣服敗敝，告人曰：我為諸館職撝撻至此。聞者懽笑。」見《中山詩話》（《歷代詩話》本，台北：木鐸出版社，1982年2月），頁287。

然不過失之乎文。」紀昀批云：

浮豔之弊亦不勝言。此語偏袒太甚。

馮武又稱：「若徑從江西派入，則不免草野倨侮，失之乎野，往往生硬拙俗，詰屈槎牙。」紀昀批曰：

此則公論。如《瀛奎律髓》所收，實多笑柄。

馮武曰：「今學者多謂印板唐詩不可學，喜從宋、元入，蓋江西詩可以枵腹而為之。西崑則必要多讀經史騷選，此非可以日月計也。」紀昀批曰：

西崑須胸有捲軸，江西亦需胎息古人，皆不可以枵腹為也。如以粗野為江西，以剽竊為西崑，則皆可以枵腹為之。

馮武曰：「詩發乎情，不真則情偽，所以從外至者，雖眩目悅耳而比之芻狗衣冠。從肺腑流出者，雖近里巷鄙俚，而或有可取。然亦須善為之。鈍吟有云：圖驤裏之行，極其神駿，若求伏轡，不免駕欵段之駟；寫西施之貌，極其美麗，若需薦枕，不如求里門之嫗。萬曆間王、李盛學盛唐漢魏詩，只求之聲貌之間，所謂圖驤裏、寫西施者也。牧齋謂詩人如有悟解處，即看宋人亦好，所謂欵段之駟、里門之嫗也。遂謂里門之嫗勝於西施，欵段之駟勝於驤裏，豈其然乎？若今詩人專以里言俗語為能事，是圖欵段之馬，寫里門之嫗矣，其能免於千古姍笑乎？噫！其言真為好言宋詩者藥石矣！」紀昀批曰：

此論極為分明。觀此知二馮之尚崑體，蓋亦有激而然，而主持太過，遂使浮靡之弊，視俚俗者為加厲。則門戶之席，奪其是非之心也。<sup>53</sup>

<sup>53</sup> 以上引文同見馮武撰、紀昀刪正：〈二馮評點才調集凡例〉，《刪正二馮評閱才調集》，卷首，頁561-564。

於此〈凡例〉中，馮武多次取西崑與江西較量之，旨在示後來學者以學習之方向及範本。紀昀則以二馮及馮武，左袒西崑之論偏激太過，對江西成見太深，致門戶之習掩沒是非之心，使西崑浮靡之弊視江西俚俗之害尤深。因此，紀昀亦較量凸顯二方之流弊，以示後來學者學習之津，期勿淪落過猶不及之同一魔道。

有明以來，前、後七子之摹古，與公安、竟陵之趨新，久而俱弊，起而矯之，遂相率為宋詩，宋詩又弊，二馮乃斥江西之弊以尊崑體，遂衍為門戶之爭。何至於此？紀昀曰：

二馮評《才調集》，意在闢江西而崇崑體，於義山尤力為表揚，然所取多屑屑雕鏤之作，而欲持之以攻江西，恐與江西之生硬，正亦如齊、楚之得失也。夫義山、魯直本源俱出少陵，才分所至，面貌各別，而俱足千古。學者不求其精神意旨所在，而規規于字句之間，分門別戶，此詆粗莽，彼詆塗澤。不問曲直，閼然佐鬪，不知粗莽者江西之流派，江西本不以粗莽為長；塗澤者西崑之流派，西崑不以塗澤為長也。<sup>54</sup>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亦曰：

不知學江西者，其弊易流於粗獷；學崑體者，其弊易流於纖穠。除一弊而生一弊，楚固失之，齊亦未得也。……杭世駿《榕城詩話》亦曰……二馮可謂能持詩之正，未可謂遂盡其變也。<sup>55</sup>

清初詩壇江西與西崑之爭，其初衷無不為救時之弊，然而卻顧此失彼，其從二馮批閱《才調集》入者，以雕鏤塗澤學義山，故其詩風流於纖穠；其從《瀛奎律髓》入者，以生硬詰屈學江西，故其詩風流於粗獷。究其癥結，要在趣味各有所偏，而皆侷守用力於字句形式之間。紀昀認為二馮立意雖無不當，但卻未能正確掌握

<sup>54</sup> 紀昀：《玉溪生詩說》（《叢書集成續編》本，台北：藝文印書館，1989年7月），卷下，〈鈔詩或問〉。

<sup>55</sup> 紀昀總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191集部41總集類存目1，〈二馮評點才調集十卷〉，頁5220。



詩歌因革正變的發展規律，主持太過，陷入門戶之爭，遂又新生一弊。因此，紀昀試圖打破門戶之見，正確面對唐宋詩優劣之爭，前引評點《瀛奎律髓》及《才調集》，對其是非得失各有批評，折中二派之表現傾向可見一斑，其〈耳溪詩集序〉亦曾提及：「余天性孤峭，雅不喜文社詩壇互相標榜，第念文章之患，莫大乎門戶。」<sup>56</sup>又云：「唐宋詩各有門徑，不必以一格拘也。」<sup>57</sup>對唐音、宋調並無所偏愛。而面對江西與西崑之爭，紀昀則以為李義山、黃庭堅此二位師法對象，其詩風皆源於杜甫，因才力情性之不同，而各具面貌，皆能成就一家之典範。紀昀以「義山詩感事記諷，運意深曲」，極具「興象」特點，江西之詩，則剛勁遒鍊，頗具風骨。<sup>58</sup>既具興象，復備風骨，此藝術境界乃學者企求之「精神意旨」所在。觀此，紀昀欲折中江西、西崑之間，取其長而避其短，以建構其一家系統理論亦明。

#### 四、結語

宋代初期承襲唐末五代文弊，詩文大皆淺薄蕪鄙，楊、劉諸人，以富瞻典雅救之。及乎西崑末流，堆砌典故，造語僻澀，弊又生焉。歐陽諸人，復以平易流暢之風格矯之，竟也粗率直露，餘蘊無存。黃、陳再起，務在點鐵成金，奪胎換骨，強調語言之鍛鍊，然而新生瘦硬之風，終亦席捲詩壇。

清代是傳統學術綜結的時代，歷史長河漂流過的任何烙印，清人無不一一加以翻閱檢驗。西崑、江西在詩學長河所激起的浪花，如王夫之即云：

人譏西崑體為獺祭魚，蘇子瞻、黃魯直亦獺耳。彼所祭者，肥油江豚；此所祭者，吹沙跳浪之鱸鯊也。除卻書本子，則更無詩。<sup>59</sup>

<sup>56</sup> 紀昀：〈耳溪詩集序〉，《紀文達公遺集》（《續修四庫全書》第1435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卷9，頁376-377。

<sup>57</sup> 紀昀：《刪正方虛谷瀛奎律髓》（《叢書集成三編》，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影鏡煙堂藏版，1997年3月），卷3，頁422。

<sup>58</sup> 參閱王鎮遠、鄔國平著：《清代文學批評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11月），頁465-466。

<sup>59</sup> 王夫之：《薑齋詩話》（《清詩話》本），頁1。

以其多用事類，堆砌成文也。何焯亦云：

馮定遠謂熟觀義山詩，自見江西之失；余謂熟觀義山詩，兼悟西崑之失。西崑祇是雕飾字句，無論義山之高情遠識，即文從字順，猶有間也。<sup>60</sup>

也直指二者雕飾是尚，好掉書袋，而無視詩人之高情遠識，其弊猶伯仲之間耳。紀昀對宋初詩壇的興替，亦洞若觀火，嘗曰：

崑體雖宗法義山，其實義山別有立命安身之處。楊、劉但則其字句耳。後來塵劫日深，併義山亦為人所論。物極而反。一變而元祐，再變而江西矣。

61

則是以詩學發展變化的視野來看詩派的演化。其實，對任何詩派或時代典範的評價，無非都想借其優缺點的呈現，截長補短，以建立其一家之言的詩學體系，而關鍵在於評價歷代詩學或流派，能否祛除成心，以實事求是的客觀眼光，做出比較實際的批評，而此眼光的高低，適足以影響其詩學體系之成就。紀昀曾云：

余初學詩從《玉溪集》入，後頗涉獵於蘇、黃，於江西宗派亦略窺涯涘。

62

其詩學既從義山入手，又頗涉蘇、黃，對西崑、江西二詩派，在傳統詩學發展流變長河中的評價，或較有其客觀性可言，而所採行的折中思維，取去長短，較有彈性的空間，對建立其一家之言的詩學體必然是有所助益的。

<sup>60</sup> 何焯：《義門讀書記》（《四庫全書珍本》二集 227 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7 年），卷 57，〈李義山詩集〉，頁 1。

<sup>61</sup> 方回選評、李慶甲集評校點：《瀛奎律髓彙評》，卷 3，楊文公〈南朝四首〉之一評，頁 124-125。

<sup>62</sup> 紀昀：〈二樟詩鈔序〉，《紀文達公遺集》，卷 9，頁 368-329。

## 主要參考書目

- 《才調集》，韋穀集、馮舒、馮班評，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0年2月
- 《六一詩話》，歐陽脩，何文煥編《歷代詩話》本，台北：木鐸出版社，1982年2月
- 《中山詩話》，劉攽，《歷代詩話》本，台北：木鐸出版社，1982年2月
- 《玉溪生詩說》，紀昀，《叢書集成續編》本，台北：藝文印書館，1989年7月
- 《石林詩話》，葉夢得，何文煥編《歷代詩話》本，台北：木鐸出版社。1982年2月
- 《江西詩社宗派研究》，龔鵬程，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3年10月
- 《列朝詩集小傳》，錢謙益，台北：世界書局，1985年2月
- 《宋詩鈔》，吳之振，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2月
- 《冷齋夜話》，惠洪，《叢書集成新編》本，第78冊，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1月
- 《冷廬雜識》，陸敬安，《筆記小說大觀》第28編，台北：新興書局，1978年7月
- 《刪正二馮評閱才調集》，馮武撰、紀昀刪正，《叢書集成三編》本，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影鏡煙堂藏版，1997年3月
- 《刪正方虛谷瀛奎律髓》，紀昀，《叢書集成三編》，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影鏡煙堂藏版，1997年3月
- 《青門麓稿》，邵長蘅，《邵青門全集》，《百部叢書集成·常州先哲遺書》，台北：藝文印書館，1971年11月
- 《牧齋有學集》，錢謙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9月
- 《牧齋初學集》，錢謙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9月
- 《苕溪漁隱叢話》，胡仔纂集，台北：長安出版社，1978年12月
- 《柳南隨筆·續筆》，王應奎，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12月
- 《紀文達公遺集》，紀昀，《續修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 《風月堂詩話》，朱弁，《古今詩話續編》本，台北：廣文書局，1973年9月

- 《袁宏道集箋校》，袁宏道著，錢伯城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 《桐城續集》，方回，《四庫書珍本》初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7年
- 《清代文學批評史》，王鎮遠、鄔國平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11月
- 《黃葉邨莊詩集》，吳之振，《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台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年10月
- 《鈍吟雜錄》，馮班，台北：廣文書局，1969年9月
- 《滄浪詩話校釋》，嚴羽撰、郭紹虞校釋，台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9年12月
- 《義門讀書記》，何焯，《四庫全書珍本》二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7年
- 《漫堂說詩》，宋犖，《清詩話》本，台北：西南書局，1979年11月
- 《麓堂詩話》，李東陽，《歷代詩話續編》本，台北：木鐸出版社，1983年9月
- 《薑齋詩話》，王夫之，《清詩話》本，台北：西南書局，1979年11月
- 《隨園詩話》，袁枚，台北：長安出版社，1978年6月
- 《讀杜小箋》，錢謙益，台北：廣文書局，1976年3月
- 《瀛奎律髓彙評》，方回選評、李慶甲集評校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4月
- 《瀛奎律髓刊誤》，方回編、紀昀評點：《唐宋詩三十首》本，北京：中國書店，1990年3月

# The Other Type of Controversy of Tang and Sung Poetry: the Controversy of His-kun and Chiang-his and the Thoughts of Chi Yun

Liao, Hung-Chang<sup>\*</sup>

## [Abstract]

The controversy of Tang and Sung began at the end of the northern Sung. It started with a trivial argument of styles and schools, and later on the problems of originality, the standard of the nature of poetry, the judgment of poetry caved in on.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the former and the later seven literati considered Tang poetry as the mainstream of poetry, and the Kung-an and Ching-ling schools continued to promote the idea of ups and downs of the poetic styles. Tang poetry was no longer the paradigm of poetry. Until Ch'ing dynasty, the aforementioned schools all had their influence, and enhanced the controversy of Tang and Sung poetry. The controversy of His-kun and Chiang-his was another type of this kind of controversy. This paper exams the controversy of His-kun and Chiang-hsi as well as delves into the thoughts of Chi Yun.

**Keywords:** His-kun , Chiang-his , Chi Yun , The Controversy of Tang and Sung Poetry

---

<sup>\*</sup>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